

现在

z b N 早 W

联合早报 zbnw@sph.com.sg f http://www.facebook.com/zbnw

2013年8月16日 星期五

今夏太阳眼镜潮流P2
李迪文晋身电影导演P10

今年1月的“艺术登陆新加坡”，恩唐在ARNDT画廊的展出。

恩唐作品《你的权利属于我：动漫系列》
(Your Power is Mine: Comic Book Series)



印尼当代艺术为何红不让

周雁冰 / 报道 李白娟 / 摄影 何宏章 / 版面设计
部分图片由恩唐及ARNDT画廊提供

印尼艺术家恩唐认为，现在的艺术家必须和自己抗争。

46岁的印度尼西亚艺术家恩唐·维哈尔索，是今年国际艺展中光芒最闪耀的东南亚艺术家之一。他在1月的“艺术登陆新加坡”展出15米长的混合媒介作品“Chronicles Fence”（编年史篱笆）。5月香港首届巴塞爾艺术展，他的树脂石墨雕塑“Crush Me: Double Sided”（粉碎我：双面）是展出重点。6月威尼斯双年展，恩唐又代表印尼亮相威尼斯。

恩唐与他那一辈不少印尼艺术家一样，坐稳了亚洲艺术崛起的时机。著名国际画廊和大型艺术展近年都呈献以印尼艺术为题的展览，吸引大批参观者。印尼艺术抢占了国际市场和藏家目光。



恩唐作品《无边界：回收景观》(Borderless: Reclaim Landscape)

恩唐的作品，刚开始看的时候好像是很难解开的符号、隐喻和文字。但如果你可以看到他绘画中表现主义的力量，或者雕塑作品中凝聚的精神，就可感受到他对人类生活状况被政治、民族、宗教等分割的表述。

——佳士得亚洲20世纪及当代艺术部（东南亚区）专家王子能

文接封面

印度尼西亚艺术家恩唐·维哈尔索（Entang Wiharso）是今年国际艺术展中亮闪闪的东南亚艺术家之一。1月的“艺术登陆新加坡”，他展出了15米长的混合媒介作品“Chronicles Fence”（编年史篱笆）。5月的香港首届巴塞尔艺术展，恩唐的树脂石墨雕塑“Crush Me: Double Sided”（粉碎我：双面）是展出重点。6月威尼斯双年展，恩唐又代表印尼亮相威尼斯。

恩唐（46岁）与他那一辈的不少印尼艺术家一样，坐稳了亚洲艺术崛起的契机。“艺术登陆新加坡”今年第一次设国家展馆就以印尼打头炮不是没有道理。

过去几年，国际画廊，包括巴黎的Espace Culturel Louis Vuitton、伦敦Saatchi Gallery，艺术展如杜拜艺术博览会（Art Dubai）、香港巴塞尔，美术馆如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、罗马当代美术馆等都在近年呈献了以印尼艺术为主题的展览，吸引大批参观者。在我国，印尼现当代艺术也一直是新加坡美术馆展出东南亚艺术的重要部分。

印尼前总统苏哈多在1998年下台，中国当代艺术在2000年后迅速抢占国际市场和藏家目光。1990年代初期曾吸引国际目光的印尼艺术一度暗淡下来。印尼2005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以后就缺席这个国际艺术重大聚会，一直到今年才回归。而恩唐是唯一两次都代表印尼的艺术家。

为何舌头脑袋四处飞

看恩唐的作品，乍看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，但仔细观察，作品中的图像充满了张力和强烈情绪，让人隐隐感觉不安，却也不失惬意。艺术家是一个温和的受访者，与恩唐聊天，可以无所不问，无所不谈。他对记者会发出的问题充满好奇心，聊得兴起的时候，双眼闪闪发光。

关于作品中的图像，那些漂浮的脑袋、超长的舌头，恩唐解释说，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是诚实的，他并不想观者感到害怕，只是想制造一种视觉语言。

“譬如很长的舌头，被人握在手里。这是我的象征性图像。那代表各种宣传，政治、宗教的洗脑。是很可怕的，我们必须正视它们的存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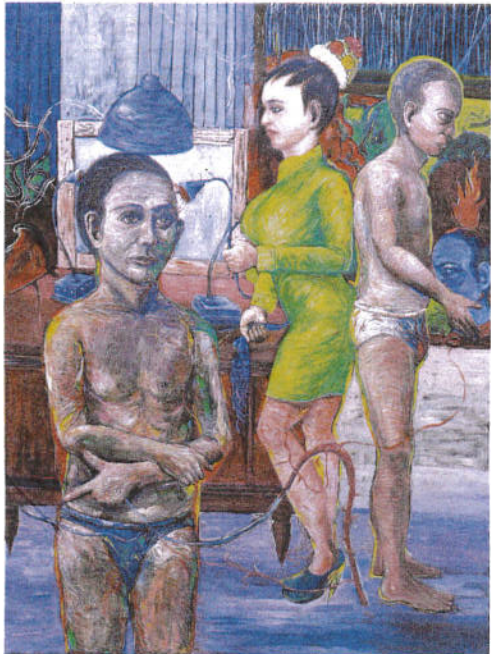
“还有失去脑袋的人。我经常觉得自己的脑袋到处跑。这其实关乎人的梦境和梦想。我们的梦比真身更大，它们四处漂浮，很难抓住。我想带出梦的状态。活在这个时代，必须面对各种干扰、诱惑，很难做到活在当下。飘浮的脑袋是我们的梦和理想，它更有伸缩性、变化多端，我有时候觉得那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，真正的自由。”

“作品是我的自画像，我的自述”

虽然印尼当代艺术在不少人看来紧扣国内政治局势，但恩唐不认为自己的艺术是政治宣言。“我的艺术就是关于我自己，自传式地去思考人的生活状态。你逃不开政治、文化、宗教，这些每天环绕你的东西，但是它更多是关于我在印尼的生活，从自身感受开始的思考。我现现在在美国生活，我也和美国政治文化产生了交流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”

墙，也频频出现在恩唐的作品中。在恩唐眼里，人类面对的不仅是实体的墙，还有精神上的墙。“坐在一起，心却各自游离。科技甚至建立了新的更坚固的墙。以前，人们用真的墙隔开你我，像万里长城、柏林围墙，要打破并不难。现在的墙在心里，怎么破除我不知道。”

如果有人看恩唐的作品略感不安，恩唐说，有时候他自己都觉得很难面对自己的作品。“因为它是我的自画像，我的自述。它像一面镜子，让人无所遁形。”



恩唐今年的油画作品《由内而外》（Inside Out），目前在ARNDT画廊展出。



恩唐10年前创作，长4米半的巨幅油画作品《三部曲——尘世、地狱与天堂》（Trilogy- World, Hell and Heaven）。

恩唐·维哈尔索：

自传式地思考人的生存

先当厨师后当艺术家

今天的恩唐在印尼日惹和美国罗德岛都有画室。他1997年和同样学美术的美国太太结婚，两人育有12岁和10岁的男孩。恩唐说他的儿子为老爸感到骄傲。

“雅加达国家美术馆2010年画展开幕式，我的儿子挂了一个牌子在身上，上面写着：我是恩唐的儿子。哈哈！”这位作品价位可达新币六位数的艺术家，出生在印尼爪哇岛中北部市镇直葛（Tegal），家里有另外8个兄弟姐妹。

虽然从小喜欢创作，但因为画纸非常难得也很贵，所以小恩唐只能在沙地上、泥土上画画，想玩玩具就得自己做。“我用田地里的泥土、椰子、废报纸做了很多小木偶，和朋友一起玩。我们从大自然寻找材料，制作简单的乐器，自组‘乐团’，聚在一起编故事。”

安静的直葛小镇，没有爪哇岛中南部城市日惹（Yogyakarta）的视觉艺术历史渊源，然而木偶戏却给了恩唐的艺术一个传统基调，容许他无限延伸。而创作与想象，早就在孩子的心中，自由地展开翅膀。

恩唐念完中学到日惹的印尼日惹艺术学院（Institut Seni Indonesia Yogyakarta）念了七年美术才毕业。“那是因为念书的同时我得往返雅加达，在当地的家庭餐厅当厨师，半工半读，一边付学费一边帮父母赚取家用。所以如果你看我的作品，会看到食物、餐桌，那是我过往经历的一部分。”

虽然念书的时间比别人长，恩唐却没有怨天尤人。他说在餐厅工作可以看到各色人等，有学生、政府官员、蓝领阶层，听他们说话，和他们聊天都能获得创作灵感。“大家最关心的是印尼的政治局势、社会状态、文化发展，是很真实的交流。同时，大家也在享受眼前的美食，美食也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。”

“我希望这个世界没有护照”

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否展现了印尼艺术的鲜明色彩，由此可把印尼艺术与其他如中国艺术、美国艺术细分开来，恩唐觉得艺术没有边界没有藩篱。它应该是把人带到一起的媒介。“艺术的语言是一种语言，就是艺术本身。视觉语言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，是共通的。我觉得如果你给艺术挂上一个标签，像‘印尼艺术’，你其实在制造一种隔阂，一层理解的障碍。我就希望这个世界没有护照，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”

没有护照的世界在恩唐的艺术语言里实现。

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，恩唐觉得很幸运。虽然遭受很多冲击刺激，却是一个有机的成长过程。“从儿童时代开始我就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永远在过渡和变迁的过程中，一直生活在印尼社会的变革里。经历了苏哈多时代的结束，经历了印尼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成工业社会，也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。”

变迁和变革给了艺术家无限的灵感源泉。但是苏哈多下台、生活平稳以后，艺术家要说什么？恩唐说，在印尼有的艺术家一度想放弃创作，他们说：“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？我没有敌人了！”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用艺术打击敌人。但恩唐眼中的敌人在自己身上。

“现在的艺术世界变化很快，诱惑无所不在。艺术市场只要看到喜欢的艺术语言就会抓住，哪里都一样，这是全球化的结果。所以在过去，艺术家同政治体制抗争，争取独立、争取自由；现在，艺术家必须和自己抗争，敌人变成象征式的。如果不了解这一点，艺术家会活得很痛苦。”



艺术家去年完成的作品《全家福》（The Family Portrait），与家人一起盛装亮相。（LED灯管，120x180公分）



今年6月，恩唐在美年径（Millenia Walk）展出作品《宴席：没有说出口的感知》（Feast Table: Undeclared Perceptions）。

扩展中的印尼当代艺术势力

印尼当代艺术拥有较长的历史发展进程，艺术家包括老中青几代人，创作的方式、环境也很不同，并不容易简单概括。

佳士得亚洲20世纪及当代艺术部（东南亚区）专家王子能谈到印尼当代艺术时说，或许印尼艺术的特点就是更为具象，拥有以人为本的出发点，关注当地课题，并从印尼文化的丰富图像世界中涉取灵感。“譬如恩唐的作品，刚开始看的时候好像是很难解开的符号、隐喻和文字。但如果你可以看到他绘画中表现主义的力量，或者雕塑作品中凝聚的精神，就可感受到他对人类生活状况被政治、民族、宗教等分割的表述。”

柏林ARNDT画廊总监马蒂亚斯（Matthias Arndt）大约五年前对印尼当代艺术产生浓厚兴趣。“尽管印尼当代艺术也遵循国际艺术发展轨迹，但它的特色是有话直说充满魅力，且直击社会课题。我觉得当代艺术在印尼比在西方扮演了更重要角色。”

马蒂亚斯也赞赏印尼艺术家，尤其是日惹和万隆艺术家的协作精神。“尽管缺乏公共及政府支持，他们却非常专业，无论是艺术创作过程，或推广、展览作品方面都如此。在几位藏家和艺术交易商支持下，自己建立艺术圈子。艺术家之间关系密切，也有很强的独立策展人，足以影响

外界舆论。”

更多画廊愿意代理印尼艺术家作品

王子能说印尼当代艺术市场目前处于区域向外扩展的阶段，除了现有的东南亚和印尼藏家，亦出现不少欧洲、中东及美国新买家。这些新买家的收藏趋向相当大胆，更愿意收藏大型装置艺术及巨幅油画，这给予印尼艺术家新的创作空间，尝试新的艺术媒介。

过去几年来，欧洲对东南亚尤其是印尼艺术

家认识倍增，不再单纯把印尼作品当作是富异国情调的摆设。马蒂亚斯的画廊是其中重要推手。马蒂亚斯说：“我们刚与四位西方藏家签订合同，重点收藏东南亚作品。我们也成功将恩唐及数名印尼艺术家作品推介给西方美术馆。”

针对印尼艺术家的未来，王子能甚表乐观。印尼艺术家正一步步走向国际展览，更多画廊愿意代理他们的作品。“和1990年代冒起的艺术家比较，现在的印尼当代艺术家更懂得国际艺术圈对专业艺术家的要求，这促进了他们与画廊、藏家、策展人、拍卖行等的交流，大大增加合作机会。”



“艺术登陆新加坡”今年首次设国家展馆就以印尼打头炮。